

钱乃荣 著

钱乃荣语言学论文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钱乃荣 著

钱乃荣语言学论文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乃荣语言学论文集/钱乃荣著. —上海: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671-2387-8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615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鑫

钱乃荣语言学论文集

钱乃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5 字数 416 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387-8/H·321 定价: 50.00 元

前 言

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我曾经出版过两本语言学论文集。第一本是《北部吴语研究》,收集了我出版《当代吴语研究》(170.5万字)前后对北部吴语思考研究的、从1983年至2003年发表的方言学论文共28篇,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共37.5万字;第二本是《现代汉语研究论稿》,收集了我主编高等教育教材《现代汉语》前后和对社会语言生活发生影响的、从1984年至2006年发表的汉语语言学论文共30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共35.2万字。

这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了我自2006年至2016年发表的论文,也有少数几篇早期发表或未发表而没有收入集子的论文,共26篇,还有一篇附录,是由我发起的有关语言政策的一场大辩论的综述稿。

此外,在过去我除了撰写语言学论文,缘兴趣故,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文学和上海海派文化方面的论文。在本书最后,附录了我已出版的书著及发表的语言学主要论文目录之后,还附列了一份文学类主要论文的目录,望阅读我语言学论文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再去随便看看我另一方面的文章。

钱乃荣

2016年8月记于黄浦土山湾听雨阁

目 录

SOV 完成体句和 SVO 完成体句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	1
上海方言中的定指指示词“箇个”	8
上海话在北部吴语分区中的地位问题	17
20 年里上海方言向奉贤南桥扩散的结果	26
从《沪语便商》所见的老上海话时态	38
宁波方言的时态	50
上海方言的时态及其流变	57
试论现代汉语中的时态	68
从语序类型来看上海方言	83
上海方言的“还是”差比句	99
上海方言中的后置词	103
从 19 世纪英国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中的五项音变看词汇扩散	118
论北部吴语从邪澄崇船禅母音变中的词汇扩散——答陈忠敏先生	132
吴语和老湘语中的浊音声母	141
松江方言的连读变调	159
古吴语的构拟	176
《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三书中的吴语	204
上海言话的“言”	236
上海方言的名词性语缀	240
上海方言的语气助词	248

上海方言四音节惯用语的结构类型及其表义特征	266
网络对语言文字发展的贡献	273
传承上海话,就是传承上海文化基因	278
又到风云激荡时——上海方言变化的展望和对策	281
上海方言和海派文化	304
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	319
 附录一 《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讨论综述	 329
附录二 钱乃荣出版或发表的主要作品	343
已出版的书著	343
已发表的语言学主要论文	344
已发表的文学类主要论文	350

SOV 完成体句和 SVO 完成体句 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

上海方言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语序的完成体句子。一种是 SOV 句,如:“我饭吃拉哉/拉了。我吃了饭了。”“我饭吃仔/了做生活。我吃了饭干活。”(“拉了”又作“辣海了”)一种是 SVO 句,如:“我吃仔/了饭哉/了。”“我吃仔/了饭做生活。”两者表示的含义相同。

上海话表示现在完成可以有两种句式表达,而宁波话只有一种表达形式(宁波话句子引自钱萌 2007)。

上海话

我伊他情况了解辣海了。

我了解了伊个他的情况了。

伊校徽别好辣海了。

伊别好了校徽了。

小陆杭州去拉了。

小陆去了杭州了。

外婆肉买辣海了。

外婆买了肉了。

宁波话

我其情况了解盖了。

其校徽别好盖了。

小陆杭州去盖了。

外婆肉买盖了。

从上海方言带体标记的句子的通常使用语序来看,第一句应是土语形式,第二句是外来形式的层次叠加,使用频率较低。

理由之一是上海方言中时体句,通常情况都采用 SOV 语序的句子。如:

1. 存续体

伊一只包裹拿辣海在那儿。

小张睂眼这点英文学辣海,已经派用场了。

2. 现在完成时态^①

我伊个情况晓得辣海了。

① 上海方言中有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用在“时态句”中,表示“现在时”的“了/哉”与表示“存续体”的“辣海/拉”合成“现在完成时态”;表示“过去时”的“个”与表示“存续体”的“辣海/拉”合成“过去完成时态”。

阿姐研究生考好拉了。

依你八字出拉末吗？

3. 过去完成时态

我一张条子贴辣海个，依阮没有看见啊？

伊个人那人脚哪能怎么跷跛拉个？

4. 现在进行时态^①

伊生活辣辣在做了他在干活呢。

姆妈妈馄饨辣辣裹了，马上要下了。

5. 过去进行时态

辩个辰光这个时候，伊股票还辣辣炒个的。

我看见依你单据辣辣写个，依勿要赖脱。

6. 经历体

依中文读过哦吗？

我好小菜脩都尝过。

7. 短时反复体^②

依台子揩擦揩。

我房间收作收拾收作。

依辩篇文章看一看。

依快点台子揩个揩，地扫个扫。

8. 长时反复体

大家老酒吃喝吃，笑话讲讲。

小王一日天辣屋里音乐听听，功课做做。

我登拉呆在屋里螺蛳嘞嘞，蹄膀笃笃。

伊面皮老老，肚皮饱饱。

9. 尝试体

依拍子打打看。

我绒线生活做做看。

10. 重行体

依重新辩只歌唱过。

① 上海方言中表示“现在时”的“了/哉”和表示进行体的“辣辣/辣海”合成“现在进行时态”；表示“过去时”的“个”与表示“进行体”的“辣辣/辣海”合成“过去进行时态”。

② 上海方言中动词重叠在对象为定指的情形下表示句子事件的“短时反复”，在对象为不定指的情形下，表示句子事件的“长时反复”。“短时反复”的动词重叠实际上是“V—V”的缩略，可读成三字组的连读变调的缩略式，“长时反复”的动词重叠只能读两字组连读变调。

味道勿好,我掰只菜再烧过。

SOV 句式是上海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吴语语序,分布于各种句式。如疑问句(依铜钿钱带来哦? 俚你们介这么便宜个物事东西买勿买? 依啥地方去?)、否定句(依好物事东西勿要攢脱扔掉。)、能愿句(我掰眼这点饭吃得落下。)、心理动词句(伊小囡小孩老欢喜个。)、有字句(要种花,我空地老早很早就有。)、地点宾语句(我楼浪上去了。)、结果句(我一只床搬脱了。)、带状语句(依裙子慢慢叫地做。)、带补语句(我衣裳汰洗干净了。)、状语从句(为了大家辰光时间省,阿拉我们几个人出来服务。)、定语从句(我从前家当赅拥有家产个辰光,伊拉他们侪都眼热羡慕我。)、数量宾语句(到现在伊三篇文章写了。)、双宾语句(依生梨梨槩拨削给我。)、祈使句(依报纸快点理!)等,都用 SOV 语序。有的句子虽然现在也能用 SVO 形式来说,但是总感有点别扭。

还有一个理由是,在老上海话中,完成体“V 辣海了”(即老派的“V 拉哉”或“V 拉了”)的形式使用范围宽,不论动词带不带宾语,都可表示完成体,因此“V 辣海了”可以用在不及物动词后、连动式句里、无宾语句中表示现在完成,而 SVO 句的“V 了 O 了”(老派用“V 仔 O 哉”)形式未扩展到那些语域。如可以说:“小陆杭州回来拉喽。”“一百元洋钱我收拉哉。”“日头里暴晒辣海了。”在上海话里,如 SOV 换用 SVO 表达法,只能说成:“小陆从杭州回来哉。”“一百元洋钱我收哉。”“日头里暴晒了。”句义相近,然句中往往没有“拉”所表示的“完成”语义了,比如说“一百元洋钱我收哉”这句话,可以是告诉对方“钱要收了(但还未收)”的意思,这样就没有“现在已经完成”意思。“小陆从杭州回来哉”也可能有“小陆现在正在从杭州回来”或“小陆现在已经从杭州回来”两种不同的含义。

所以我们说 SOV 式的完成体句,是上海方言的土语层次。不过在 21 世纪的上海话中,这两种句子不断接触和融合的结果,现今新派上海话已经慢慢地向 SVO 句形式转变。

下面再看离长江较近的江阴方言、无锡方言和苏州方言等,完成体句一般都使用 SVO 形式,而较少见使用 SOV 的形式。如“我吃了饭了。”这句话,用江阴话讲:“我吃则饭糟。”无锡话是:“我吃了饭咧。”

下面是吴语一些地方表达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式:

普通话:我吃了饭了。(此处全部吴语例句,引自钱乃荣 1992)
用 SVO:

宜兴:我吃则饭咧。

溧阳:我吃则饭溜。

丹阳:我吃则饭喽。

江阴:我吃则饭糟。

常州：我吃饭葛咧。

无锡：我吃了饭咧。

常熟：我吃是饭了。

昆山：我吃是饭了。

苏州：我吃仔饭哉。 我饭吃过哉。

盛泽：吾奴吃好饭台。

杭州：我吃了饭得雷。

绍兴：我吃了饭哉。

用 SOV：

上海霜草墩：我饭吃过则/了。

上海罗店：我饭吃过则。

上海周浦：吾饭吃过啊什。

松江：奴饭吃好啊哉。奴吃是饭啊哩。

黎里：吾饭吃好台/了。

嘉兴：五奴饭吃好啊哉/哩。

双林：五饭吃好台/了。

崇仁：我饭食过啊拉。

太平：我饭食过怪啊。

余姚：我饭吃好郎哉。

宁波：我饭吃过来。

黄岩：我饭吃好号。

永康：我饭食过咧。

从上面的例句可见：靠北的吴语较多使用 SVO 句，而南部的吴语宁波话完成时态只能用 SOV 句，如：“我其情况了解盖了。”上海、松江城内可用 SVO 形式，但在上海地区的乡下，小镇周浦、罗店等地就用 SOV 句。在绍兴城里，可以说：“我吃了饭哉。”“我吃完了饭再做生活。”但是在也是原绍兴府的嵊州地区，只能说“我饭食过也拉。”越到浙江南部越不用 SVO 形式。

即使用在连动句的非主要动词带的从句里，吴语南部也只能用 SOV 形式，如宁波话、嘉兴话只能说：“我饭吃做好生活。”

下面是吴语一些地方用于从句中的完成体句子：

普通话：我吃了饭干活。

常州：我吃完则饭做事体。

杭州：我吃好饭做事体。

常熟：我吃好则饭做生活。 我饭吃好则做生活。

霜草墩：吾吃好了饭做生活。 吾饭吃好了做生活。

嘉兴：吾奴饭吃好再做生活。

宁波：我饭吃好再做生活。

我们再看长江沿岸的江淮官话，句子都是 SVO 形式。如：

普通话：他吃了饭了。（此处江淮官话例句皆引自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镇江：他吃过饭了。

南通：他吃到饭到啦。

如皋：他吃嘎饭啊。

泰州：他吃格饭奈。

扬州：他吃过饭了。

在从句中也如此。如：

普通话：吃过晚饭再走。

镇江：吃了/过晚饭再走。

南通：吃到晚饭再走。

如皋：吃嘎夜饭再跑。

泰州：吃果夜饭再走。

扬州：吃过/了晚饭再走。

与此相似的现象，是吴语大部分地区，可以用摇头或点头代替回答的“是非问句”，都是用“SOV 勿”“SOV 哦（‘勿’‘啊’合音）”形式，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杭州、绍兴、嵊县）用“SV 不/勿 VO”形式，这是南宋时开封话对之的覆盖层次。

在太湖片北部一片吴语地区，几乎相当于使用 SVO 完成体句的那块地域，是非问句采用“S 可 VO”形式，而这种形式也与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官话相同。比如：

普通话：他是学生吗？

嘉兴：伊是学生子哦？

宜兴：他是学生则勿？

溧阳：他是先生则勿啦？

上海：伊是学生哦？ 伊阿是学生？

盛泽：伊阿是学生子？

罗店：伊阿是学生？

苏州：俚阿是学生？

无锡：他阿是学生子？

常熟：渠阿是学生个介？

金坛：他葛是学生子啊？

靖江：他果是学生啊？

江阴：他一是学生则啦？

在江淮官话中，是非问句也是用“S 可 VO”形式。如：

普通话：你愿意不愿意干？

南通：你果弄散？

如皋：你果高兴弄啊？

泰州：你个愿意做？

扬州：你可愿意干？ 你愿不愿意干？ 你可愿不愿意干？

镇江：你可愿意干？ 你愿不愿意干？

“可 V”的“可”，在各地发音有点差异，这是虚词语法化同时带来的语音模糊化中性化的特征，到了长江以南，多数地方失落了声母，就成为“阿 V”。

在老派上海话中，是非问“V 哦”和“阿 V”两种形式皆用，但以土语形式“V 哦”为重，新派上海话却几乎完全回到土语形式，极少见“阿 V”。

吴语里是非问句用“可 V”的地域几乎与用 SVO 完成体句的地域重合，主要用于旧苏州府地域。“可 V”形式是江淮官话对太湖片靠长江流域的吴语区的覆盖或叠加。

语言变化的层次应区分内部演变的层次和外部叠加或覆盖的层次两种。前者是演变，后者是更换。吴语中的“V 勿”为是非问最古老的形式，甲骨文中就有“今日雨不？”的句子。在吴语广阔的地域上，“SOV 勿”（如在宜兴、溧阳、余姚、宁波）变为“SOV 哦”（如在嘉兴、上海、常州），是变化的内部层次，“宁波”在近两代人中已由“SOV 勿”演变成“SOV 哦”。“SV 不/勿 VO”形式（如在杭州、绍兴、嵊县）和“S 可 VO”形式（如在江阴、苏州、无锡）则是外来方言对吴语的叠加覆盖层次。

在外来层次的影响下，当地方言产生了两种模式：杭州模式（更换）和上海模式（土层为主，外来兼附）。

本文结论：像是非问句的“阿 V”（“S 可 VO”）形式那样，吴语中的 SVO 完成体形式是长江北部官话对吴语的覆盖层次，越在吴语北部 SVO 句使用越普遍，越是中心城市使用越多。在吴语南部广阔农村山区中，还是吴语原来的 SOV 完成体句的天下。

参考文献: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钱萌 2007 《宁波方言语法》，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本文原刊于《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

上海方言中的定指指示词“箇个”

提 要 上海方言中除了直指远近的指示词外,还有表示定指的指示词。本文分析定指指示词“箇个”在上海方言中的历时变化,在与官话比较中说明其定指用法,并指出定指指示词的来源。

关键词 上海方言 吴语 定指指示词 定指用法 语源

一、上海方言中的指示词的历时变化

本文将上海话中大致相当于普通话“这个”“那个”一类词称为“指示词”而不称为“指示代词”,原因是上海方言和其他吴语一样,这类词只有指别作用,而无称代作用。

1.1 上海方言中的指示词自 1843 年上海开埠至今有相当变化。下面是晚清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上海记录的上海话的指示词:

指人、物:	近 指	远 指
Edkins(1868)	第个[tʰiku]、得个[tʰakku]	故个[kuku]、伊个[iku]
Macgowan(1862)	第个[tikʌʔ]	伊个[ikʌʔ]
佚名(1883)	第个[dikʌ]	箇[ku]、箇个[kukʌ]
Bourgeois(1941)	第个[dikʌ]	箇个[kukʌ]、伊个[ikʌ]
指方所:		
Edkins(1868)	第头、第搭、第荡	故搭、伊块
Macgowan(1862)	第块、第头	伊块(头)、伊板片
佚名(1883)	第搭	箇搭
Bourgeois(1941)	第头、第块、第搭、第面	箇面、箇搭、伊头、伊面、伊搭

1.2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方言指示词有了一些变化:

	近 指	远 指
宫田等(1984)	人、物 迭个[diʔ ₁ gəʔ ₂₃](老) 箇个[gəʔ ₁ gəʔ ₂₃](新)	伊个[i ₅₅ gəʔ ₂](老) 埃个[E ₅₅ gəʔ ₂](新)

方、所 迭搭(老)

伊面(老)

箇搭(新)

埃面、箇面(新)

这里最大的不同是,原来是“远指”指示词“箇个”(也写成“故个”),在当今新派(大多数上海人)的上海话中变成了“近指”指示词。由于“箇”作为“个”的异体字取消,印刷和辨认时有些麻烦,如今论文中多改写成同音的“𪛗个”。

英美传教士和熟悉官话的人常常会把印欧语或官话的“近指”和“远指”套过来划分吴语的指示词,如 Macgowan(1862)只列有两个指别人、物的指示词:“第个”,译作“this”;“伊个”,译作“that”。

但实际使用的情况并非如此。“箇个”这个指示词,虽然在 19 世纪上海话中记于“远指”栏下,现今上海话中也置于“近指”栏下,但是它一直在上海话中又用于“定指”场合。

所谓“定指”,是指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道该语词指哪一个或哪几个对象,即对话双方彼此共指的、见到的、前面或以前提到的、说者指着的、接着形容词形容的事物,所指不论远近,皆为定指。“箇个”在上海方言中经常起定指的作用。

二、指示词“箇个”的用法

2.1 以前的著作中,对“箇个/𪛗个”的用法有以下多种认识:

Edkins(1868,上海) 远指

金堂文雄(1938,上海) 中指(地个:近指;伊个:远指)

石汝杰(1984,上海,苏州) 兼指,有时中指(指苏州话的“𪛗个”)

许宝华等(1988,上海) 近指

叶祥苓(1993,苏州) 近指

钱乃荣(1997,上海) 定指和近指

刘丹青等(2005,崇明) 兼指(近指/远指,用法多样,表有定多于直指)

笔者认为苏州的“𪛗个”用法同于上海方言的定指,崇明的“葛 ki 个”的定指用法也同于上海方言。

2.2 1883 年法国传教士在徐家汇土山湾出版的《松江话练习课本》(记的是徐家汇地区的上海话,当时土山湾地域未属上海法租界)第一课生词表中记录的上海话指示词如下(先列汉字,次列注音,后列法语注释):

第个 Ti-ke Celui-ci, ceci. (近指)

箇、箇个 Kou, Kou-ke Celui-là, cela. (远指)

此书未记也未记录“伊个”。此与 1908 年佚名的《土语指南》中上海方言同。

这本书在实例中用于两者对比时句子:

(1) 第个物事(cet objet-ci)是我侬个,箇个物事(cet objet-là)是是那个是你们的。(2 页)

(2) ——箇个学生子(cet élève-là)用心否?

——还算好拉。

——第个(Et celui-ci)呢?

——第个(cet)小团一点勿用心……

——喏,还有箇个(celui-là),做起啥来,心勿拉肝上。

——喏,第个(celui-ci)起头末,勿用心,第两日倒好拉……(314 页)

法语里,除了用 celui-ci 表示近指,用 celui-là 表示远指外,又用 cet、cette、ce 表示定指(还有 ceci 定近指,cela 定远指)。

从(1)可见:“第个”用于定指近处的人,“箇个”用于定指远处的人。

从(2)的对话可见:问句第一句开头是有定指的远处的人,问句第二句,Et 是表示首强调,celui-ci 是直指的定指。可见上海话“第个”用于此,表示有特指的近指义,回答的话法语就用了定指 cet。最后两句话,上海话与法语都用的是一般的远指和近指义,“喏”是表示指明的语助词。

然而,在课文中单独出现句子时,如下面所示,法语均只使用定指,阳性为 ce/cet,阴性为 cette。

(3) 箇个人(cet homme),衣裳着来看勿得来。(50 页)

(4) 箇样物事(cet objet),日上强呢贵?(81 页)

(5) 箇月店(cette),本钱勿小。(81 页)

(6) 箇个(cette)道理想想好处勿少。(5 页)

(7) 箇(ce)匹马骑得住个。(5 页)

以上(3)至(7)句都是单个句子,法语的用法与上海话一样,都用定指表示,为 cet、cette 或 ce。

由此可见,上海话的指示词“定指”用法与法语相对应,而与英语、普通话不同。

2.3 下面我们用法国天主教传教士 1908 年在徐家汇土山湾慈母堂印刷出版的《土话指南》的例句,来观察上海方言中“箇个”与北京官话、法语的对应情形。《土话指南》的文字是忠实译自于吴启太、郑永邦(1900)《官话指南》的,下面比较一下两本书的原话,排列上句为《土话指南》中的上海话,下句为《官话指南》中的官话。

(8) 我千万求阁下。总勿要担第个事体。话出去。箇(cette)件是机密事体。(5 页)

我求你千万别把这个事给泄漏了。这是一件机密的事情。

例(8)中,上海话第二句不再用“第”而用“箇”,“箇件”是前面说到的事,所以用定指用法。

(9) 箇(ce)个挞皮。又合之四个挞皮。到庄上去相打。……箇(ces)辰光。汛地官听见者。(21 页)

那个无赖子。又约了四个无赖子。到银号里打架去了。……这个工夫儿汛官听见说了。

例(9)中,指示词与官话用得不同,“箇个”是中性的定指,“箇辰光”也是定指。

(10) 听见之箇个(ce)房钱。像煞嫌伊太多。阿晓得。箇(cette)座房子。是顶好个。园地未大。地势未好。(14 页)

您听着这房钱仿佛是太多。您不知道那房子可是顶好。院子又个。地势又好。

例(10)中,官话分近远指,而上海话都因“房钱”与“房子”在前文中提及,故都用定指,法语用法也相仿。

(11) 做箇(ce)种卑贱个生活。我终勿造至于个。(10 页)

干那些下贱营生。我是来不及的。

箇种(ce),上海话和法语都用定指表示。

(12) 箇是容易个。我总替阁下办到把。(6 页)

那容易。我总要给您效劳的。

(13) 箇是亦勿必问者。啥人勿欢喜春天呢。春天末天气暖。花末香。(8 页)

这个不用问。谁不是顶喜欢的春暖花香。

(14) 依担去拨拉珠市口头。箇片万顺皮货店里。对伊拉话。箇张假票子。教伊拉立刻换一张。(133 页)

你给珠市口儿那个万顺皮货铺里带了去。告诉他们。这是一张假票子。叫他们立刻给换上。

从(8)——(14)句中,可以看出,上海话的“箇”全部表示定指,而官话则近指、远指标示分明,双方指示词用得不对称。

从下面(15)——(17)句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海话中的“第只”和“第个”不作定指,是近指,但有专指特指的味道,故上面(2)句中法语的翻译用表示强调的“Et”。“箇个”用在与官话不对称的地方,都是表示“定指”。

而表处所的直指时,上海话是以后缀“搭”与“面”区别近远的。

(15) 箇(cette)只庙十分大。大极。拉箇搭个庙当中。第只算顶大。……有一层塔梯,弄脱之咯,勿好上去者。箇(cet)层梯,那能弄脱个呢。(6 页)

这个庙很大。大的很。在这儿算是第一个大庙。……有一层的塔梯,如